

兄弟鬩牆

掃羅王崩逝，大衛是耶和華的受膏者，王冠也歸在他那裏，該順理成章的繼位。不過，他當時身在境外非利士人的洗革拉。

不急於搶登寶座的人，才是合神心意的王。好領袖，是自己不想作領袖的人。當時為了逃避掃羅的追殺，大衛逃到迦特避難(撒上二七:1)。但一勞並未永逸，反有很多麻煩，賴主的憐憫，總算都度過了。

現在，為了不再蹈覆轍，大衛先求問耶和華：是否可以回到故國？耶和華說：“可以。”他再求問是哪個特定的城？耶和華回答：“上希伯崙去。”那曾是先祖亞伯拉罕的地業。(撒下二:1)

大衛靈命的成熟，使他更如小孩子；他的身量適於作領袖，但他越像僕人：

耶和華啊！我的心不狂傲，
我的眼不高大，
重大和測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
我的心平穩安靜，好像斷過奶的孩子
在他母親的懷中——我的心在我裏面
真像斷過奶的孩子。(詩一三一:1)

坐在天上的主啊！我向你舉目。
看哪！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，
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，
我們的眼睛也怎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，
直到祂憐憫我們。(詩一二三:1, 2)

人在神的面前謙卑，才是真的偉大。這樣的人，懂得欣賞別人，不為自己，才可以有真正的團契。

大衛想到掃羅被非利士人殺死，暴屍伯珊城牆上，是以色列的羞辱，是誰為他收殮？他視為自己的責任。他察知作此義舉的，是地在約但河外的基列雅比人——一衣帶水之隔，卻使他更感覺同族親誼的聯繫。如果不是他們已行之在先，大衛也必然如此。

大衛就差人去見基列雅比人，對他們說：“你們厚待你們的主掃羅將他葬埋；願耶和華賜福與你們。你們既行了這事，願耶和華以慈愛誠實待你們，我也要為此厚待你們。現在你們的主掃羅死了，猶大

家已經膏我作他們的王，所以你們要剛強奮勇。”
(撒下二:5-7)

當掃羅在位的日子，曾叫大衛受盡迫害。現在埋葬了掃羅，猶大家膏立大衛作王——大衛不會繼承偏狹的唯我主義，因為耶和華已經膏立大衛在先，他視全以色列都是耶和華的子民，“願耶和華賜福與你們... 我也為此厚待你們。”這多麼像王者的襟懷！

大衛受膏作以色列王，早已經不是甚麼秘密；約拿單告訴大衛：“這事我父掃羅知道了。”(撒上二三:17) 掃羅在清醒的時候，也指大衛當眾宣告：“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的國必堅立在你手裏。”(二四:20 二六:25)

押尼珥作掃羅的元帥，在王的身邊，自然親耳聽到掃羅的聲音。他該是記在心裏。

元帥押尼珥，在掃羅王崩逝後，以軍閥擅權，找了個不成器的伊施波設作傀儡，帶到約但河以東；大衛在希伯崙作王約有五年了，押尼珥拉攏構建，另起爐竈，奉伊施波設偏安在瑪哈念，也作起王來。(撒下二:10, 11)

此人很奇怪，頗有勇力，卻沒有攘外的紀錄，未與非利士人交戰過，似具有“外戰外行，內戰內行”的流氓性向。有一天，他帶着一群士兵游弋；在基遍水池，與約押和大衛的僕人們相遇——“一班坐在池這邊，一班坐在池那邊。”正象徵傳統的古老文化，共飲一池水，本應該和平共處。

押尼珥裝他的統帥威風，無端向約押挑釁：“讓少年人起來，在我們面前戲耍吧！”約押也不甘示弱，回答：“可以！”

於是“戲耍”，成爲玩命，雙方十二對士兵，兩敗俱傷，在希利甲哈索林倒下(意思是“利刃之野”)。繼而演成正式內戰，本雅憫人共損耗三百六十人；大衛的僕人又再減員七人，共十九人，加上亞撒黑。約押記恨，後來報復殺了押尼珥。這都起於“戲耍”那句話。(二:27)

還是押尼珥，先表示和談意向：“刀劍豈可永遠殺人嗎？豈不知終久必有苦楚嗎？你要等何時才叫百姓回去，不追趕弟兄呢？”約押說：“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說‘戲耍’的那句話，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，不追趕弟兄了。”太晚了！

可憐，最後才發現，約但河兩岸的人民，都知道“永生的神”，而且出於一個本源，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一樣的語言文化，原來是“弟兄”。(二:26, 27)

約押吹角，吹起應該用來喚起同胞，共同奮鬥，對付外敵的角聲，現在用來喚醒百姓收兵。天色已經將夜了。

出發的時候，活潑的亞撒黑，在前面，跑得最快。現在跟隨的人，抬起他已經僵硬的屍身—不想押尼珥竟然刺死一個徒手的人。約但河的水流着，似是在嗚咽。

約押走在前面，並沒有勝利的喜悅，和跟隨他的人，走了一夜，天亮的時候，到了希伯崙。

這是內戰的序幕，同樣的悲劇，還在繼續上演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